



①「長白山下多麗人」作者莊烈早年的照相。

②錦州美人姚珮姐。

③長春女中學生表演中國舞慰勞國軍。



# 長白山下多麗人 (一)

莊 烈

## 閻家窩棚作客記

錦州美人姚珮姐是閻漢儀的太太，閻漢儀二十多歲，是一個標準的執袴子弟，他的父親閻充為了兒子討媳婦，把錦州城的姑娘，差不多都相看遍了，最後在三百多名美女中，挑選了姚珮姐，珮姐生得果然出眾，皮膚白裡透亮，好像一座精心雕刻的玉觀音，美得叫人看了著迷……。

### 奉命招撫偽軍旅長

關外氣候寒冷，全是北國情調，長白山下的嬌娃，風情萬種，體態輕盈，眉如翠黛，肌膚似雪，丹唇皓齒，明眸善睐，她們的美，介於神韻與含蓄之間，端莊嫵淑。抗戰勝利，東北光復，國軍進駐錦州、瀋陽、長春各大城市，少女們尤其中等以上學校的女學生，對於國軍青年軍官更有一番偏愛與敬重，由於她們的溫柔多情，善解人意，使我們從軍征戰、戎馬關山的軍旅生活，能嚐到「家」的溫馨。由於共軍從俄軍手中接收了日軍遺留下的武器，因而坐大、叛亂。

國軍奉命出關接收東北，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由九門口開始出擊，一路連下綏中、興城、連山，二十六日攻佔了遼西重鎮錦州市。共軍李運昌部沿錦朝鐵路向熱河方向潰退。負責

指揮東北剿共的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亦由秦皇島進駐錦州市。國軍後續部隊，源源開到東北，加強部署，繼續揮軍北上接收，下一個進駐目標，就是瀋陽。

一天下午，我正在長官部第三處辦公室對着一張掛在牆壁上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研判共軍可能逃竄的方向。突然趙家驥參謀長的副官王延發來到第三處對我說：「莊參謀！參謀長有急事找你！請你趕快去！」

我跟着王副官，到了參謀長室門口，在門上輕輕扣了兩下，高呼一聲：「報告！」聽到裡面答：「進來！」我才端正衣冠推門而入。趙參謀長端坐在辦公桌後的高背皮椅上，身着黃呢軍服，兩顆金星在肩上閃閃發光，正威嚴的注視着來人。我恭恭敬敬的行過軍禮後，筆直的站在辦公桌前面。在參謀長左側，坐着的是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和少帥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中將。馬是長官部副司令長官，官階上將。張是本土士官學校畢業，時任長官部中將主任高參，但兩個人都是虛銜，從未見過他們到長官部上班。他們都未穿軍衣，每人一襲長袍，狀極悠閒的坐在那裡，與參謀長交談着，我亦一一向他們二人行禮。參謀長指着我向他們介紹道：「第三處少校參謀，能力很強

，文筆也不錯，現在就派他去連絡閻充，就是年紀太輕，嫩了一點，否則新收復的縣城很多，正好放他去當縣太爺。」說完得意的哈哈大笑。馬、張二人聽了，並未言語，只微笑領首。於是參謀長向我下令道：「莊健倫！現在有一項重要任務派你去，達成任務後有賞，否則軍法從事。任務是這樣的：有一個偽滿旅長，名字叫閻充，九一八事變前，原是馬副長官的部屬，更早也曾跟過張大帥張作霖，因此張主任高參也認識他。自從日本投降後，他的部隊大部份逃散，原來有一萬多人，現在只剩下千餘人。他的防區原在熱河凌源、葉柏壽一帶，現在的位置在錦西縣紅螺峴。他希望接受政府收編；但畏罪不敢前來，因此才請求馬副長官和張主任高參出面緩頰。今天馬副長官和張主任高參到長官部來，就是爲了這件事。現在派你去連絡他，叫他戴罪立功，聽候改編。閻充也派了一個連絡員來，現在高參室裡等着，你先去見長官請訓，然後會同閻充的連絡員立刻出發，前去紅螺峴，不得有誤！」參謀長室隔壁就是長官室，我去見長官請訓，因爲長官事忙，只命令我把閻充帶到錦州來見他。

我由長官辦公室出來，就到原服務單位——第三處，辦完了交接手續。又到軍械室領了三枝美

製湯姆森衝鋒槍、三百發子彈，便率同傳令兵梁國恩，一齊到高參室，會見閻充的連絡員。那個連絡員名叫邵海溟，是錦州鐵路局的一個課長，爲人能言善道，與閻充又有親戚關係，因此閻充派他到長官部連絡，請求收編。我與邵海溟面談後，知道閻充是錦州人，幼年從軍，因面目清秀，口齒伶俐，深得大帥張作霖喜愛，成了貼身侍衛。後來保送東北講武堂第八期深造，九一八事變前已當上營長。事變初起，其直屬團長馮占海，曾勸他一同把部隊帶到關內，不作亡國奴。惜其意志不堅，又捨不得家眷。日本侵佔東北後，他即出任軍職，累次升遷，已官至少將混成旅旅長，下轄步、騎、炮三個團，駐防在熱河平泉、凌源、葉柏壽一帶。日本戰敗投降後，閻充即率所部，由熱河轉移至遼西一帶觀望。但沿途士兵逃亡甚衆，全旅一萬餘人，只剩下騎兵一千多人。

紅螺峴是錦西縣大鎮，離錦州市約數十華里。趙家驥參謀長怕閻充受共軍誘惑，遲則生變，所以派我趙程前往安撫。惟天色已晚，路途辨識困難，正躊躇間，邵海溟向我建議道：「莊參謀！閻旅長家就在錦州南關閻家窩棚，離此不遠，也許此刻閻有新消息到來，今晚我們何不先到閻家窩棚住宿一宵，明天天一亮就走。」我說：「這樣也好」，就將湯姆森一枝給他背着。三人步出長官部大門，交通處已派好了一輛吉甫車等我，只見長官部大門口停車場上，停了百餘輛大小軍車，引擎蓋上都覆着厚厚的棉被，車底下燒着紅紅的木炭火盆，爲了預防水箱結冰凍裂，水箱裡還要加添酒精。因在雪地行車怕滑，車

輪上都纏着鐵鍊。此時東北天氣已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我們三人登上吉甫車，即刻向閻家窩棚出發。甫出城門，漠漠雲天已降下鵝毛大雪，大地變成白茫茫一片，不辨東西。一路上車速風急，身上穿着皮大衣，頭上戴着皮帽，再加上手套毛袜仍覺得寒不可當。下車時，渾身都凍僵了，必須跳動一陣子，活動一下四肢。因爲天氣太冷了，樹枝上都凝結成冰柱倒掛着，東北人叫「冰掛」，爲關外奇景之一。

### 看似玉觀音令人迷

出了城門，就是大凌河，此時早已封河，人車都在冰上行走。過了大凌河，河套是一片黃沙。錦州風大是出了名的，大風吹起，黃沙漫漫，伸手不見五指。因此錦州的婦女出城時，都用頭巾把頭髮緊緊裹了起來，以避風沙。出了河套，就是閻家窩棚，只見戶戶炊煙，由屋頂裊裊升起，已是燒晚飯的時候了。聽到吉甫車聲音，早驚動了附近人家的一羣狗，一齊吠着衝了出來。吉甫車直開進閻充家院內停下，邵海溟一躍下車就向屋子裡奔去。一會兒，帶了一個四十餘歲的小脚婦人出來，蓮步輕移，迎向前來。原來她就是閻充的太太，經邵海溟介紹認識後，我被讓進客房。閻太太風度頗佳，言談舉止也很大方，不愧房。「閣下」夫人（日本人稱將軍爲閣下）。客房陳設很樸素，靠窗是一排火炕，炕前是一張八仙桌子和四把太師椅。

閻充家是五代同堂，閻充是第三代，他上面尚有九十餘歲的老祖母，他父親排行老大，另有

兩個叔叔，他父親兄弟三人，共生了十個兄弟姐妹，在十個兄弟姐妹中，閻充排行也是老大。閻充有一個獨生子，名叫閻漢儀，二十多歲，是一個標準的纨绔子弟，吃、喝、玩、樂無所不好，捧戲子、抽鴉片煙樣樣都來。爲了討媳婦，把錦州城的姑娘，差不多都相看遍了，最後在三百多名美女中，才挑選出他現在的媳婦來，姓姚名珮姐。珮姐生得果然出衆，是有名的錦州美人。她的皮膚白裡透亮，好像一座精心雕刻的玉觀音，美得叫人看了着迷。有人懷疑她是中俄「混血兒」，其實她是一個真正的滿洲姑娘。因爲閻充是僞滿旅長，官位大，兒子又不務正業，因此被共產黨打入「黑五類」。在共軍撤離錦州時，就把他兒子閻漢儀也一起擄走了，從此下落不明。可憐只撇下珮姐一人，空帷獨守，終日以淚洗面。珮姐十八歲結婚，也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小敏」，尚不滿週歲，是閻家第五代，因此閻充家是五代同堂。

### 一車十騎赴紅螺峴

因爲閻充是僞滿高級將領，政府列爲漢奸，明令通緝，最高可處死刑。因此閻充全家對我這個高級司令部派來，關係他們身家性命的使者，頗爲重視，爲了好奇心驅使，全家大小數十口，都聚集在客房門口窺探，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有的甚至發出驚呼：「啊！這麼年輕，像個學生嘛！」客房火炕燒得熱熱的，滿室溫暖如春，我把皮大衣、帽子、手套都脫了，坐着和大家聊天。一會兒，晚飯送來了，由閻充的爸爸——閻老爺子陪客，吃的是道地東北口味：黏饅頭，大

碗盛酸菜粉燻白肉。冬天火鍋也是少不了的，都是新鮮野味，有野鷄、鷹子和野豬肉等。飯後大家就寢。第二天天剛亮，閻老爺子已套好了大轎轎車，用兩匹騾子拉着，因為我生長在關裡，不慣騎馬，特別給我準備了一輛大轎轎車，爲了怕路上寒冷，車上除了墊了厚厚的「烏拉草」外，又加了兩條毛氈，蓋在腿上禦寒。閻太太仗儷情深，惦念着閻充在外吃得不好，特別準備了許多乾貨和臘味，裝在車上。此時東北情勢非常混亂，地方不靖，除了共產黨外，尚有土八路、僞軍、騎匪和自衛軍等，攪得亂七八糟，民不聊生。爲了路上安全，閻老爺子特別派了八名護衛跟着，每人戰馬一匹，日本六五大蓋步槍一枝，另外腰裡還別着一把「自來得」手槍。邵海溟和我的傳令兵梁國恩亦騎馬，每人肩上斜背着湯姆森衝鋒槍，共是一車十騎，浩浩蕩蕩的由閻家窩棚出發，直奔紅螺峴。閻充自派邵海溟到錦州連絡後，因久無消息，心生疑懼，乃由紅螺峴撤到一處更偏僻的鄉村——沙鍋屯。因此我們一行到了紅螺峴，却撲了一個空。此時共軍李運昌敗兵，正向熱河退却，經過紅螺峴，國軍第十三軍萬宅仁部在後脚尾直追，就在紅螺峴展開了一場遭遇戰，共軍不敵，遺屍遍野。有一受傷的共軍，滾在地上哀叫，狀極痛苦。當我們經過時，他竟向我們哀求道：「補我一槍吧！請你們行行好！」

中午時分，大家肚子餓了，便在紅螺峴一家客棧「打尖」，方要舉箸，突然來了一隊士兵，在棧房門口架起一挺輕機槍，槍口對着我們，盤問我們的身份來歷。我知道是誤會，便與那帶隊

的班長，回到他們營部，營長姓李，屬十三軍所轄，見面解釋明白後，相與哈哈大笑。

在紅螺峴打過尖，繼續向沙鍋屯出發，傍晚時分，沙鍋屯終於在望，正歡喜間，忽聽砰！砰！兩聲槍響，子彈劃過天空，落在我們馬蹄前後，地上立刻爆起了兩團塵烟。原來閻充在屯子外放的「卡子」發現了我們，因敵我不分，開槍警告。好個邵海溟，全然不懼，拍馬飛躍向前，口裡大呼：「喂！不要打！我們是錦州閻司令家來的。」「卡子」聽了，便命我們在原地停止不動，只准邵海溟進屯。這時槍聲早驚動了閻充，及至見到了邵海溟，問明原委後，才率十餘騎迎出屯外。

### 宰隻全羊爲我洗塵

閻充四十餘歲，標準東北大個，黑黑胖胖的臉，一付忠厚相，大家不叫他旅長，都稱他閻司令。他見到我，那份高興不用說了，緊緊拉着我的手直道：「老弟！辛苦了！老弟！辛苦了！」此時我如拜山的天驕，亦自認英雄了得。到了閻充的所謂：「司令部」，屋子裡早擠滿了人，所有的幹部都到齊了。當聽到政府要收編他們的時，一齊高聲歡呼。晚上，閻充設宴爲我洗塵，還特別宰了一隻羊。燒菜的廚子，手藝高明，每道菜都精緻可口。後來我才知道，廚子的祖父曾作過清宮御廚，因此家學淵源，據說一隻羊他就能作出百餘道菜來。閻充是美食者，所以才不惜重金聘來。閻太太真是可人，知道我吃不慣高粱米，在錦州出發時，特別買了幾十斤白米，裝在

車上。而閻充他們那夥人與我正好相反，習慣吃高粱米，對白米却無法下嚥。

東北鄉下也是睡炕，但炕洞燒柴不燒煤。晚上睡覺的時候，閻充爲了表示禮貌，請我睡炕頭，我却無福消受，夜裡燥熱難以入眠。後來找到幾塊木板，臨時替我搭了一張床，才解決了問題。從此以後我到那裡都是睡床。第二天凌晨，閻充傳下令去，集合隊伍，請我檢閱。

沙鍋屯外是一條大河，冬天河水乾涸，露出一片河床來，盡是大大小小的鵝卵石；隊伍就在河床上集合。因士兵不斷逃亡，此時閻充轄下只剩不到一千人馬，另外還收容了一批「騎匪」，因此服裝不整，軍紀廢弛，成了名副其實的「烏合之衆」。雖未打家劫舍，但走到那裡，吃到那裡，只苦了善良的老百姓。

### 閱兵行列不見國旗

檢閱時，閻充特別爲我挑選了一匹馴良的馬叫我乘騎。那匹馬全身雪白，沒有一根雜毛，我喜歡極了。我與閻充並騎來到河套，人馬已排成半圓形在那裡等着。閻充在介紹過我之後，便請我訓話。我在馬上，先揮手向他們問好，撥着開始訓話：「我奉政府命令，前來宣慰你們；看到你們個個精神飽滿，如生龍活虎一般，我很高興。回去的時候，我會向上級據實報告。政府一直都關心你們，特地派我前來，先了解情況後，就開始改編。我敢向大家保證，改編後職務階級不變，希望大家仰體政府德意，恪遵紀律，繼續報効國家。」訓話完畢，人馬帶開，在河床上來

往奔馳，算是操演。一時蹄聲雷鳴，塵沙飛揚，聲勢頗為壯觀。領隊的分持紅黃藍黑各色旗幟，迎風飄搖，就是看不見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十四年了，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都陌生了。

### 自喻過街老鼠處境

回到沙鍋屯，我即督促閻充趕造人馬械彈清冊，就便携回錦州，作為改編參考，並叫他多注意軍紀。閻充聽了，長長嘆了一口氣道：「莊老弟！我有難言之隱。」他忸怩了一下，說：「我托大，這樣稱呼你，你不會見怪吧？」我道：「不會，這樣才好，顯得親切。」閻充欣然道：「那就好，老哥哥一切全仰仗你了，現在我是騎虎難下，進退不得。我作過偽滿旅長，東北光復了，我成了漢奸，俄軍也抓我，共產黨也捉我，政府也通緝我，我簡直成了過街的老鼠。共產黨一到錦州，就抄了我的家，最後還把我的獨子也擄去了，至今生死未卜，害得我老婆、媳婦哭哭啼啼。我是有家歸不得，只有遠走他鄉。現在跟着我的這幫人，都是我原來的部屬，他們也和我一樣，成了『喪家之犬』。我是東北講武堂出身，我當然知道軍紀重要，但他們既沒有薪餉，又沒有主副食，只有走到那裡，吃到那裡，老百姓怎麼會歡迎呢？還有一部份是我收編的『鬍子』，我如不收容他們，他們在外更會胡作非為。有誰知道我像在刀尖上過日子，日夜驚心。老弟！現在你來了，這下子可好了，我閻某的身家性命，全靠老弟你了。你怎麼說怎麼好，我沒意見，一切全聽你的。」我說：「請你放心，我會向長官保薦

你。」當天人員馬匹械彈清冊就趕了出來。第二天一早，我便偕閻充啟程返錦州，部隊仍在原地停止待命。

### 順道回家一探親眷

我在錦州出發的時候，原是十騎，回程時又增加了十餘騎，共是二十餘騎。我也捨車騎馬，我騎的還是閻充撥給我的那匹白馬。後來這匹馬成了我的坐騎，曾在內蒙建立了不少功勞。因為他在雪地裡奔馳，快得像滾球一般，我取名叫「雪球」，這是後話。

回程時，因為我已圓滿達成任務，心中舒暢不少，不似來時急於趕路，便沿途瀏覽風景。此時天已放晴，紅紅的太陽掛在天空，氣溫升高了很多。中午來到一處地方，名叫「樺木林子」，僅有幾十戶人家。閻充告訴我：「這是副帥張作相的故居。張作相微賤時曾作過泥水工，替人家蓋房子，後來發跡，每年還回到『樺木林子』祭祖。」晚上宿紅螺峴，投宿在一家大客棧。我發現客棧有許多屋子堆滿了高粱。據店東告訴我：那是日本「出荷」的糧食。「出荷」就是納糧，日本人對東北統治很嚴，農民的收穫所得，都被搜括一空，名謂：「出荷」。我靈機一動，閻充的一千餘人馬，不是正缺少副食馬糧嗎？我查閱帳冊，共是二十八萬公斤。回到錦州後，即向長官報准，由錦西縣政府悉數撥交閻充的部隊。

第二天中午，快到「閻家窩棚」了，我發現了一座巨宅，院內樹木參天，四面高牆圍繞，雖然我立在馬上，也窺不到牆裡面的秘密。是何人

有這等氣魄？打聽之下，才曉得也是副帥張作相的宅第。聽說房子地下都是空的，到了冬天，在地下燒煤取暖，東北人叫火地，比火炕豪華多了。閻充終於平安歸來了，最高興的是小腳閻太太了，看到丈夫歸來，喜極而泣。閻家老少數十口，也都聞訊趕來探望，客房裡擠得滿滿的，我頓時成了最受歡迎的上賓。晚上留宿在閻家，以便與閻充討論明天晉見長官的細節。因為閻充逃亡在外久了，對時局全不了解，我必須先對他說明，以免見了長官失儀。我對他說：「現在東三省已劃成九省，加上熱河共是十省，這十省的軍事治安，都歸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指揮。我們長官姓杜，是黃埔一期的。出關的國軍先頭部隊，是趙公武的第五十二軍和石覺的第十三軍。後續部隊，尚有孫立人的新一軍和廖耀湘的新六軍。現在瀋陽還有俄軍盤據着，俄軍撤走後，馬上就攻瀋陽。杜長官對地方武力很重視。所以才派我與你連絡，明天你見到他後，有甚麼困難盡量講，我會從旁協助你。至於晉見時的服裝，只要整潔就可以了。」

### 長官界閻宣撫組長

第二天早上，我偕閻充到長官部，長官立刻召見，長官除說了一些勉勵的話外，即下令成立第三宣撫組，派閻充為宣撫組組長，並派苑九和為騎兵團團長。苑是閻充部屬，原是土匪出身，為人陰鷲殘暴，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苑下面有兩個頭目，一個名叫「快馬雙槍」倪雙紅，一個名叫「金玉滿堂」關大哥，也都是綠林出身，平

日作惡多端。因此長官特別命令我對閻充的部隊嚴加管束，以防擾民，並令其待命在國軍側翼，策應作戰。因為國軍就要開始攻擊熱河了。

回到閻家窩棚，閻充因榮膺新命，自是歡喜。而且我與他成了新搭檔，須臾不能分離。因此閻充向我道：「莊老弟！我們以後要向各單位接洽，領取補給，在錦州還要待些日子，你來往奔波太辛苦了，何不就住在我家裡，早晚有事也好商量。我家有一座小花園，花園裡有一幢小房子很雅緻，正適合你住。另外花園裡還有暖窖，種菜也種花，冬天不但有新鮮蔬菜可吃，如果你悶了，也可以到暖窖裡看看花。」我覺得他說的有理，便命傳令兵梁國恩到長官部宿舍搬取行李。

閻充先帶我到花園看房子，那是一幢平房，共是三間，一間臥室，一間起坐間，和一個大客廳。原是閻充的兒子閻漢儀夫婦住的，漢儀失蹤後，珮姐一個人住着害怕，就空了下來。客廳是全套紅木傢俱，雕工精細，古色古香。牆壁上掛着名人字畫，其中有一副對聯是鄭板橋的手蹟，上聯是：「作畫題詩雙攪擾」，下聯是：「棄官耕地兩便宜」。臥室靠窗的一面是炕，另有梳粧臺、衣櫥、櫃子等物。起坐間地上鋪着鮮艷的淡黃色地毯，窗子對着花園，窗下是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牆邊有一個大書架，室中央有一套小沙發，整個屋子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人坐在裡面，有一種寧靜恬適的感覺。最引我注意的，還是書桌對面牆壁上，掛着一張彩色放大的明星照片，只覺得明艷照人，風華絕代。

晚上閻充在花園客廳，特別舉行了一個小型

宴會。一則慶賀榮任新職，一則答謝我的引薦之功。參加宴會的有閻充夫婦、姚珮姐和她的好友待字閻中的閻麗珠小姐，連我共五個人。珮姐的艷名，我心儀已久，但緣慳一面，深以為憾，誰想馬上就可以見面了。宴會開始前，我正和閻充坐在客廳圍爐閒話，忽見門開處，閻太太走進來，後面跟了一位少婦，一位行動敏捷太妹型的小姐，少婦身穿寶藍色旗袍，外罩白狐裘，絲襪，藍緞平底綉花鞋，烏雲般的柔髮披在肩上，不正是起坐間牆壁上，相片中的那個艷麗女星嗎？閻太太指着我向她們吩咐道：「這是莊參謀，叫莊大叔！以後都是自己人了，不要見外。」她向我行了一鞠躬禮，輕輕叫了一聲：「莊大叔！」閻太太又指着她向我介紹道：「這是漢儀的媳婦珮姐。」我亦領首為禮。閻太太又指着閻麗珠說：「麗珠是我的姪女兒，珮姐的好友。」珮姐就座前，先將白狐裘脫下，小心翼翼的掛在衣架上，然後再用手輕輕撫摸了兩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傳說閻充在旅長任內，弄了不少錢，奇寶異珍很多。曾在熱河一座喇嘛廟裡，得到了一座金佛，重達數百斤。

### 識貨行家談白狐裘

閻充見我注意那件白狐裘，便道：「莊老弟，你識貨？這件白狐裘當真名貴得很，要值三百兩黃金呢。是我在哈爾濱用一百兩黃金，向一個白俄買的，聽說原是沙皇的東西呢。狐狸以白狐最為稀有，玄狐次之，所謂：『千年黑，萬年白』戰國時，孟嘗君能逃出函谷關，就是用一件白狐裘賄賂燕姬的。」於是他打開話匣子，開

始談起皮貨經來，他說：「其實白狐還不算最好的呢，貂皮比白狐還要珍貴。貂生長在寒帶原始森林的大樹上，獵貂的獵人都是神射手，一箭射出去，一定要中貂的眼睛，否則射在身上，傷了皮毛，就不值錢了。一件好的貂皮大衣，要值上千兩黃金。貂皮究竟貴在那裡呢？譬如說冬天，裝一盆水放在院子裡，水盆上面蓋上貂皮，盆子裡的水，就不會結冰。人穿上貂皮大衣，在雪天行走，雪花不會沾在毛上。」閻充正說得起勁，這時廚子又端上一道菜來，閻太太道：「莊老弟！你不要聽他瞎擺乎，這是魚翅，要趁熱吃，涼了就不好吃了。」閻充道：「我那裡是瞎擺乎，我是行家呢，前些日子，國大代表孔憲榮選來找過我，爲了建軍的事，要找門子幹弄，他說要買一件貂皮大衣，送給長官部趙參謀長，問我要多少錢？我說最少要三百兩黃金，他還嫌貴呢，真是沒見過世面。聽說伊朗國王巴勒維嫁女時，陪嫁就有一件貂皮大衣，值美金五十萬元。」閻太太道：「你怎麼不買一件送給我？」閻充笑道：「只要妳好好伺候我，將來我會的。」閻太太嘆道：「都伺候你一輩子了，老子不伺候了。」閻充笑道：「就是老白了毛，也要伺候。」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

### 陪嫁棉被易我軍毯

席上的菜，仍是閻充的廚子作的，比在沙鍋屯吃的豐盛多了。因此大家說說笑笑吃得盡興。只有珮姐默默的始終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面上戚然似有憂色，顯然是在思念她丈夫漢儀。

閻驪珠聰敏活潑，儀態大方，善飲酒，曾多次舉杯向我敬酒，含羞帶怯不停的叫我「莊大叔」。

閻太太說：「驪珠很能幹，還會騎馬、射擊。」席散後，閻充夫婦和珮姐、驪珠都告辭回去睡了。

夜深了，我一個人猶自在起坐間的沙發上，痴痴的望着牆壁上珮姐的彩色照片出神。我心裡在想：「恐怕閻漢儀是凶多吉少了，莫非這就是紅顏薄命嗎？」我想起了明代女詞人朱淑真的詞：

「怕黃昏，又到昏黃。」莫非珮姐怕觸景傷情，才搬出這幢房子嗎？我胡思亂想了很久，最後倦極了，才回到臥室去睡。但在炕上遍尋我的行李無着，白天明明是梁國恩從長官部宿舍取回來的，爲甚麼不見了呢？炕上只有兩條粉紅色的緞面綉花絲被，整齊的折疊在那裡。我拉開絲被倒頭就睡。第二天天亮起來，閻充夫婦仍到花園來，陪我一共用早餐。在餐桌上，閻太太問我：「莊老弟！晚上睡得好嗎？冷不冷？」我說：「我正要問妳，我的行李怎麼不見了？」閻太太笑道：

「你的行李太單薄了，只有兩條軍氈怎麼够？還是珮姐心細想起來的，她叫驪珠把她陪嫁的被子找出兩條來，希望你不要嫌棄才好。」我聽了默然無語，因爲我只長珮姐四歲，不知怎的，我對她忽然產生了一種異樣感情。中午有兩個日本人來見閻充，說錦州飛機場有日本人埋藏的汽油和步槍。我與閻充帶着人伙工具到飛機場去挖，無奈地上結冰，凍得像石頭一樣挖不動。那兩個日本人又帶我們到一幢房子的天花板上去找，據說天花板上藏了十二枝步槍，但也遲了一步，

爲人「捷足先登」了。最後終於在一處被扒過的

房子牆脚下，挖到了一枝六五大蓋步槍。我賞了日本人一百元備滿儲備銀行紙幣，作爲獎金。

### 步槍換得三支手槍

東北光復後，人民不知保護國家財產，反而趁火打劫，很多公家房子都被扒了，把材料搬回家去，錦州飛機場的房子，差不多都被附近的百姓扒光了。我到長官部第四處爲第三宣撫組領補給的時候，遇見了中校參謀李念粹，李是東北人，戰幹團畢業，他到東北，是青年軍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將軍推薦給杜長官的。十月我在重慶和他隨同杜長官，同乘一架軍機由白市驛飛機場飛到天津，所以很熟。我看到他那裡堆了很多枝日本步槍，向他要了一枝馬槍。因爲國軍用的都是七九步槍，對接收的日本六五步槍視同廢鐵。可是東北人很喜歡日本步槍，尤其是馬槍，背帶在槍身側面，重量輕，射擊準確。在世界兵器譜上，評價很高。回到閻家窩棚，那枝馬槍被閻充的一個衛士看到了，他有一枝全新的德造木柄白郎寧手槍，願意與我交換，我正求之不得呢。因爲我從小就喜歡玩手槍，常用木頭刻成手槍模型，上面綁一個步槍空彈殼，裝上爆竹火藥，點燃了當手槍放。在出關前，經過唐山的時候，我曾隨侍杜長官，到僞軍長姜鳳飛的官邸赴宴，我特別託託姜的副官長，給我買一枝手槍，但未能如願。出關後，有一次我到北寧鐵路陀子頭車站，巡視日軍防務（此時鐵路日軍尚未解除武裝，防守鐵路橋樑，以防共軍破壞。）我也曾向一日軍連長透露：「我想要一枝手槍」，但日本步兵連沒有手

槍配備。今天終於如願以償，我有了一枝手槍。巧了，過了兩天，有一個跟在閻充手下當團長的來看他，那個團長聽說我喜歡手槍，便從皮包裡取出一枝「掌心雷」來給我看看，藍汪汪的烤漆，漂亮極了。我用一千元東北流通買了下來。「掌心雷」又叫「五蜂子」，可裝五發子彈，但我買的這枝「掌心雷」彈夾可裝十一發子彈，而且威力很強，子彈可穿透門板。更有有趣的是，有一天我睡早覺，太陽出來了，陽光照在窗上，有一羣麻雀飛集在窗欄上晒太陽，聒噪個不休，我悄悄爬出被窩，用「掌心雷」瞄準窗紙上麻雀的陰影，扣下扳機；砰！的一聲，那隻可憐的麻雀，立刻被轟擊丈外，羽毛紛飛，血肉模糊，從此麻雀再不敢來了。後來我又用一枝日本步槍，換了一枝電鍍的「馬牌」手槍，這時我共擁三支手槍了。東北人很會玩槍，民間私槍很多，他們對手槍不但在行，還排出名次，如：一「槍」二「馬」三「花」四「蛇」。「槍牌」最好，是德國造，「蜈蚣條」因爲發條是彎曲的，像蜈蚣。「馬牌」次之，是美國造，有「一馬單箭」和「二馬雙箭」之分。再次是「花牌」，因爲槍嘴有花紋，所以又叫「蓮花嘴子」。「蛇牌」最差。更差的是一種日本軍用手槍，東北人叫「王八盒子」，日本憲兵都佩帶這種「王八盒子」。閻充就有一枝「槍牌」手槍，銀柄雕花，視如拱璧，輕易不肯示人。閻充的姪女閻驪珠小姐一天早上拿「槍牌」手槍給我玩玩，並在我面前表演射擊，驪珠明眸皓齒，儀態大方，她最崇敬民族英雄蔣委員長，最痛恨駐在東北的日軍、俄軍和共軍。（未完待續）